



新文藝出版社

• 1956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浙江游击队里当“小鬼”的战士李平林，在抗美援朝中负了伤，伤好后转业回乡。这时候，村子里的富农，正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在一起，对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进行破坏。李平林到了村子以后，帮助合作社干部将敌人的阴谋揭穿。就在这时候，李平林被反革命分子刺伤了。在写这一事件的同时，还描写了李平林和王珍珍恋爱的故事，在李平林负伤之后，他们的爱情进一步巩固了。

归 鄉 的 游 击 隊 員

再 全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證字號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19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7/16 字數 49,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价(6)0.22 元

李平林帶着獎章，帶着光榮的傷疤，帶着新的使命，從前綫上歸來了。

天空藍汪汪的，幾片薄薄的白雲浮在四明山的山頂。這實在是江南臘月里少有的明朗天氣。初春的陽光溫暖而又柔和，雖然，殘余着的一片片鏡子似的薄冰，還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但人們却已經脫掉棉衣，在麥田里松土鋤草了。田野里響着一陣陣勞動的歌聲。

李平林一面走着，一面眺望著故鄉的秀麗景色，他忘掉了疲勞，不知不覺的來到了高地村的村口了。

高地村是一個富饒而又美麗的村莊。過去，村子里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歌謠：“高地好，高地好，高地有三寶：村前長好稻；村後山出寶；兩旁果樹林，桃李年年好。”李平林望著那屋頂上散散落落的炊煙，聽著孩子們一陣陣喧嘩的笑鬧聲，心里不由得一陣陣激動起來。他覺得這別了將近十年的村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可是，人呢？他想到了媽媽，她經過這些年的折磨，一定會更蒼老了吧？不！也許解放后的新生活使她更健康了呢……還有，珍珍呢？記得一九四七年她才是一個十四歲的黃毛小姑娘，現在也許變得認不得了？她曾經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說，她有件喜事要告訴我。是什麼喜事呢？哦，是了！她今年已經二十歲了，莫非是？……這的確是件大

喜事，我这个做哥哥的也该为她庆贺庆贺……

过去，李平林的家，并不在高地村，他和王珍珍也不是同胞兄妹，但是他现在却把这里看成是他唯一的家，把王珍珍的妈妈看得比自己的亲妈妈还亲。一提起这件事，就会引起一段悲痛的故事来。

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风雪，白皑皑的大雪堆满了大地，山峦失去了原形，松林失去了绿色的光彩，高地村，这个美丽的村庄，沉陷在白色的恐怖中。蒋介石在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同时，向我四明山根据地发起残酷的扫荡。匪军们扬言将用汽油烧毁整个四明山，用弹片削平它的每一个山顶，来拔去他们的“眼中之钉”。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当时在四明山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争取有利机会，狠狠的打击敌人。

游击队教导员张明山等六七个同志，当时经常隐蔽在高地村王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王章清，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一次替游击队作向导，带领大家突围时不幸负了重伤，现在为了避人耳目，推说有病躺在家里。女儿珍珍才十四岁，在村校里读书，一家大小和五六个游击队员的生活，全靠她一个才二十岁的儿子伯诚出外做苦工，和其他党员的暗地支援来维持。白天，游击队活动在附近山上，专打小股匪军，晚上，悄悄的到王大娘家来吃点东西。王大娘总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做给同志们吃。大家对于目前的残酷环境都满怀信心。但是，情况越来越恶化了，本地的地主武装也组织了保安队，配合蒋军日夜巡逻，他们经常带蒋军上山扫荡。蒋军趁

着这里接連三天三夜的暴風雪，封鎖了每一个山庄，企圖在这冰天雪地里，冻死我們，餓死我們。

这天，游击隊員已經一天多沒有吃什么了，部隊在兩三尺深的大雪中行动是十分困难的。每走一步，必須要盖住每一个脚印才行。張明山便派了通訊員李平林下山到王大娘家去拿食粮。李平林才十六歲，看外表完全还是个放牛的小鬼。他是本縣山边人，母親很早死去了；父親曾經是游击隊的中隊長，是張明山的老战友，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臨死前，他把已經跟游击隊轉了一年多的平林，托付給張明山。李平林人虽小，却非常机灵，他又是本地人，敌人不注意他，因此，他跟着張明山，曾出色的完成了好多次偵察任务。現在，他已經是游击隊里出色的小通訊員了。

大雪，漫山遍野的大雪。小李走一步，就回过头來很仔細的把脚印掩好。一到大路上，他就小跑起來，在田里拔了几棵卷心菜，放在籃子里，裝着本村的人，瞞过了冻得縮着脖子的哨兵。可是小李沒有注意到：离这哨兵五六十步的一棵大樹下，还站着一个本村的保安隊員。

平林从后門一跳進珍珍家，大娘全家都又驚又喜，珍珍望了望平林消瘦的臉孔，立刻懂事的跑去燒鍋。娘說：“你去看个風吧，我來燒。”小李到王章清躺着的草屋里，小聲的交換着情况。沒兩支烟的工夫，大娘送來了热气騰騰的玉米餅，小李接過來，狼吞虎咽的吃着。大娘望着他，嘆着气說：“要不是那些不得好死的刮民軍封鎖得太緊，我早就叫珍珍給你們送去了。你看，这些东西做好了已經兩天了。”說着，把一大籃已重新热过的玉米餅，放進籃子里。但是，還沒等小李吃完第

三張玉米餅，珍珍就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報告：

“刮民軍挨家挨戶的來搜索了，他們已發現有人混進村來了。”

小李提起籃子就要往外沖，可是從那激烈的狗叫聲和急促的脚步聲來判斷，屋前的路口上已經站上了蔣軍。大娘緊緊的捉住他說：“孩子，不能出去！”章清忙問珍珍道：“有沒有村里的保安隊帶路？”珍珍說：“往這邊來的那些刮民軍沒有保安隊帶路。”章清說：“小李，你就說你是我家的伯誠吧！只要沒有本村人，他們是查不出來的。”小李搖搖頭說：“不！章清伯，我不能連累你們！讓我走吧，要是我犧牲了，你就設法把東西送到那山上！”說着，他提起籃，把右手插進腰間，緊緊的握住了卜壳槍，回頭向大家小聲的打了招呼：

“再見了，大娘，珍珍！”

他剛要往外走，敵人已經搜過來了。只听得前面的人家鷄飛狗叫，門窗齊响。王大娘緊緊拖住不放，她說：“不行啊，孩子！他們要打死你的！”小李看看沒法，只好依大娘的意見：把槍藏了，和珍珍一起做起草鞋來。大娘自己就坐在一邊補破衣服。

一眨眼的工夫，五六个“刮民軍”端着槍進了珍珍家的院子。

“快把藏着的‘三五’^①交出來！”帶頭的吓唬道。

大娘說：“我們家只有这几个人；什么‘三五’‘四五’的，我們种田人不知道。”

① 当时浙东游击队番号叫“三五支队”。

“媽的×，嘴倒厉害，查！”帶头的把匣槍一揮，当兵的忙往屋里鑽。牆角，稻草堆都用刺刀戳過了，沒有人。破箱子，抽斗，床底下都翻遍了，隨手拿了几件合意的東西，往腰間亂塞。

有个賊兵走到珍珍爸的床前大叫道：“他是！”

那个帶头的一步闖進來，見章清躺在床，便不問情由，朝着他的胸部就是兩槍托。

“啊唷！”章清慘叫了一聲，眼睛馬上遲鈍起來了，不大轉動了。可是帶头的还不肯罢休，一把掀开破被子，想把他拖下地來，大娘一見，知道槍托已經打在丈夫的傷口上，她心痛得又哭又叫的攔住了那个家伙的手：

“殺千刀的，你們打吧！打死他，我去找你們官長去：戶口簿有老头子的名字，你們打死了好人，我們全家就跟你們吃去！珍珍爹，珍珍爹，你睜睜眼呀！”

李平林的热血一股一股往头上冲，眼看着賊軍这样橫行無道，真想跟他們拚了；但这豈不是更要連累了大娘家嗎？

賊兵被大娘这么一說，看着章清又瘦又黃的臉色，和他那漸漸暗淡下去的眼光，也害怕把事情鬧大了引起公憤。那个帶头的就乘風轉舵地对起戶口冊來。这时，另一个匪軍一把抓住小李的前胸道：

“你是送信的小‘三五’，我認得的！”

这下可真把大娘吓坏了，她忙丢开丈夫，过去央求道：“啊！你們又胡賴好人，他是我的兒子呀！”珍珍也忙拉着平林的手，“哥哥，哥哥”的叫着。

小李掙脫了賊兵的手。那个帶头的斜着眼睛問他：

“你几歲？什么时候生？”

小李注意到賊兵在翻戶口簿，心里有点慌，大娘看出了这点，忙接上說：“伯誠，你怎么吓昏了，你今年廿歲，三月初三生的呀！”

“他媽的，不要你講！”帶头的朝大娘就是一脚。

正在这时，伯誠急匆匆的闖了進來。他在外面听到刮民軍搜人的消息，趕緊跑回來讓家里作个准备。誰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碰上了。

“他是誰？”几个当兵的槍口一齐对准伯誠的胸膛。

“媽！”

“你……”

伯誠和大娘几乎同时叫了出來。

大娘的心發抖了，她張大了嘴巴，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她知道小李和伯誠这两个孩子的命运，是要由她來决定了！認了小李就顧不得伯誠……

“你說，他是誰？”匪兵向大娘吼叫着。

“珍珍娘，我痛呀！”章清在屋里惨叫了一声。随着这个声音，大娘看到了丈夫向她示意的坚定的眼光。

“他是誰？說！”又有一支槍口，对准了大娘的胸膛。

大娘急中生智，忙答道：

“他是本村吳七十的兒子，小时他娘沒奶，是我养大的！”

回答得多好呵，以致連这个最狡猾的匪兵也信以为真了。

“帶走！到連部再說。”他把手一揮，“操他媽的，大雪天打局牌九也不成，叫当官的去審好啦！游击隊在哪里，×他奶奶的！”

五六个贼兵拳打脚踢的把伯誠推走了。

大娘难过得哭不成声，珍珍的眼泪也卜卜的往下滚，平林气得臉色鉄青，掏出卜壳槍就要去拚。大娘哭凄凄的攔住了他：“傻子，这有什么用？”一面又叫珍珍：“你快給小李帶路，看看能不能从后面出去！”說着，就往外走。她要到吳七十家去，叫他設法把伯誠認回來。可是小李又拖住了她：

“大娘，你送我去換伯誠哥吧！”

王大娘推开了李平林，說：“要这样我就不認你了，快跟珍珍走，他們送到了連部——王世成家里，一認出伯誠还是要回來抓你的！”

平林望着大娘跌跌撞撞的走了出去，珍珍也提着籃子出去了。小李对章清再三表示了一定要报仇的决心，匆匆的繞到屋后，这时天色正黑，小李把里面的白襯衣穿到外面來，趁着雪色，跑出村來，在出村有里把路的地方，珍珍站在那里等他。

当珍珍把籃子交給平林的时候，小李激动得緊緊握住了珍珍的手，說：“珍珍，告訴大娘，我一定替伯誠哥报仇！”

北風卷过山林迎面扑來，已經开始融化的雪又冻住了，刺骨的寒風和兩三尺深的積雪，並沒有使平林感到寒冷，但是一想起大娘牺牲了親生兒子來掩护自己，他禁不住輕輕的哭了。

半月后的一天，惡信傳來，說：那天珍珍回到家后，爸爸就去世了，伯誠被押到王世成家里，吳七十立即去認，心想自村人可能会講講情面，誰知道王世成正向綁在柱上的伯誠冷笑，匪軍連長正在訓那几个当兵的，罵他們連一个小游击隊員也捉不住。那几个匪軍惱羞成怒，都往伯誠身上出气。槍托、杠

子齐朝伯誠打。一个还未長大成人的青年，哪經得起这样的折磨呵！刮民軍打得手酸了，就把他关在祠堂的冷屋里，还不准親人送飯、送被子，說一定要拿个游击隊員去換。到第七天，珍珍爸的后事剛办理完畢，刮民軍派了兩個老百姓把伯誠送回家來，大娘上去一看，原來健健壯壯的孩子，被折磨得哪里还像个人啊！模糊的血肉和打爛了的衣服凝在一起，門牙也打掉了……伯誠只輕輕的說了声：“媽，……告訴小李……報一仇！……”就閉上了眼睛，永远安息了……

平林哭着向教導員要求去和刮民軍拚命，許多同志都捏緊了拳头請求战斗，張明山背轉身暗暗的擦掉了眼泪，說：“同志們，群众把我們看成比自己的親生子女还親，用親生兒子的鮮血來換游击隊員的生命，同志們！我們用什么來报答他們？”

“坚决給王大娘报仇！”

“揍那些烏龜王八蛋！”

“最好馬上就动手！”

但是，張明山还是說服了战友們，当时沒有去跟敌人死拚。

随着春光的到來，山东的解放軍已經完全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進攻”，东北戰場也捷报頻頻傳來，蒋介石前后难顧，江南的游击隊活躍起來了。隊伍越來越大，終于到了敌人躲避游击隊的时候了。随着部隊的發展，張明山已經是支隊的政委了，小李也当上了付排長。这天晚上，張政委正在聚精会神的寫着什么，小李來到了他的屋里。他在張政委背后徘徊了好久，声音低沉的說：

“政委，我媽早就死了，爸也犧牲三年了。”

“嗯。又難過了嗎？可是難過有什麼用呢！”張政委笑着望了他一眼，又低頭寫起來。

“我已經沒有家了。”小李又郁郁的說。

“那有什麼關係，革命就是家嘛！”張政委放下筆，望着小李的紅腫的眼睛，他想：這孩子平時從不這樣的，今晚這是怎麼啦？突然，他想起今天有幾個岷東的聯絡員來，談起王大娘家里慘苦的情形，一個思想鑽進了張政委的腦子，便問：

“碰見高地村人了嗎？”

小李點了點頭。他說：

“伯誠是為我死的，伯誠爸也是為我們死的，大娘沒有了兒子，我也沒有爹娘……今天我碰到高地村來的吳七十，說大娘自從伯誠和他爹死后，生活很困難，大娘常常傷心得在半夜里偷偷的哭，她還特地帶信來：革命勝利了，定要我到她家去住幾天……政委你看可不可以，我想跟大娘叫媽。”

張政委也深深的感動了，他撫摸着小李的肩膀，（他已經長得比自己矮不了多少，是一個壯實的小伙子了）考慮了好一會，覺得這樣真摯的情誼，是不應該阻攔的。便點了點頭說：“可以，只要大娘同意。”

有一次，部隊轉戰到岷東一帶，張政委準備了一點慰問品，親自帶了小李和其他幾個同志去見王大娘。大娘在又歡喜又悲傷的心情下，認平林為兒子。

從此以後，平林就叫大娘“媽媽”，王大娘也完全把小李看作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一九四八年年底，平林當排長的時候，大娘還給平林寄過一雙鞋。五六年來，李平林打過舟山，到過

朝鮮，在部隊里雖然一直沒回過家，但卻經常寄照片、寄錢回家，大娘也經常叫珍珍回信鼓勵他，要他在部隊里好好幹。一九五〇年土改時，經政府批准，李平林已正式把戶口編入大娘家，還分得一份土地。平林在部隊立功的三張喜報，就掛在大娘家的正壁上。當時有一個報社的記者，還特地到高地村來採訪，為他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

今天李平林回到了他戰鬥過的地方，也就是回到了他的家鄉。

一跨下山坡，村前的樹林遮住了半個高地村，而那雄偉而奇麗的四明山卻顯得更加高聳而龐大了。在打游擊的那些艱苦的歲月里，李平林曾和同志們一起踏遍了它的每一個山頂和小丘；而今，這母親般的四明山呵，你哺養起來的游擊隊員，在南征北戰之後，為了把山區建設得更富饒，又回來了。

李平林興奮得小聲地唱着。他懷着新的希望，大踏步地回到了故鄉。

二

在這之前，李平林曾經苦惱過，他覺得自己是从光榮的戰鬥崗位上退下來了，再也不能和親愛的戰友在一起保衛祖國了；而農村工作，在他的想像里總覺得是瑣碎的、平凡的、不可能對黨作出很大貢獻的，雖然他對這工作還知道得很少。

在榮軍學校學完初中課程後，組織上分配他到嵊縣任第二區區委書記。為了照顧他的身體，領導上批准他在未接受工作之前，到家里休養兩個月，但需到新的工作崗位上辦理手續。老實說，李平林是一心想去參加工業建設的，但組織上既

然已經決定了，去醫院檢查了身體後，他就立即出發來到嵯縣縣委會。

縣委書記已通知秘書：要親自接見他。

李平林按軍隊的習慣，進首長的辦公室前喊了聲“報告”。聲音未落，門開了，那頭髮已經微摻銀絲的縣委書記迎了出來。他像對自己的小兄弟一樣把平林拉了進去。平林還沒有明白怎么回事，書記就說：

“小李，我一聽說把你調來了，真高興得不行！”

平林定睛一看，誰會想得到啊，這位書記竟是在游擊隊里的老首長——政委張明山同志。六年不見的老首長又見面了，真親啊！

“先回家休養兩個月，是嗎？”張政委笑咪咪的凝視着平林。他已經全部閱讀了省委轉來的檔案。

“誰叫你六年前批准我做王大娘的兒子的呀！”李平林在老上級面前顯得很活躍，甚至還有點放肆：“我能不去看看我媽嗎？”

平林沒有想到自己的身體，可是張書記早就注意到他那不很健康的臉色。他知道，在革命戰爭中滾大的、又在朝鮮戰場上立下功勳的人，是決不會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偷懶的，便表示同意的點點頭。

張書記說：“王大娘天天在想念你，我兩次到高地村去，她都問起你。這回你可得好好的孝敬孝敬她老人家，醫醫她在革命戰爭中所受的創傷。”

“是的。”平林答應道。

張書記還把李平林看成是過去常在身邊的小鬼，叫人去

買了些糖果和柑子等，來款待他。張書記順手拿起一個柑子，剝開皮遞給小李。兩眼凝視着他胸前的獎章：

“我真羨慕你們這些小伙子！要不是蔣光頭攔腰咬去了我一塊肉，我這個老头子也正想要求到前方去。你看，你掛上兩枚朝鮮人民贈的軍功章多耀眼呀！我們的小英雄，怎樣，在前綫上很好吧？”

李平林被自己的老首長誇獎得很不好意思，笑得有些兒忸怩起來。但聽到最後，他不由地輕輕嘆了口氣，難過的說：

“可是，今後再也不能參加戰鬥了！”

“怎麼，傷心了麼？”

“有點兒。”李平林苦笑着說。

“不！你想錯了，小李！我們也天天在戰鬥，在為着社會主義戰鬥哩。”

張書記理了理斑白的頭髮，走到本縣的詳圖跟前。

“你來看，從這裡到那邊，在全國地圖上只占了一個小圖釘那末大的地方，可是它已經有一個並不壞的國營農場，有兩個輕工業工廠，有三個很出色的農莊，至於農業生產合作社，足足有你的年令的三倍多，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戰鬥隊——慢點，你聽我說！最要緊的，你不要忘記這只是五年計劃的头一年。你自己想想吧，如果到五七年……”張書記稍微頓了頓，像是等待李平林的回答。

“這美麗的遠景，的確會使人眼花撩亂的。”李平林興奮的說。

“不是使你看得眼花撩亂了，而是在五年內要使全縣的農業生產基本上合作化。這個鬥爭會使你忙得喘不過氣來！”

書記笑着糾正他的話，“要知道，这个斗争并不比在战场上拚枪杆子来得容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裝着各种各样的笑臉或哭臉的不法地主和富農，他們并不比明擺的敌人好对付。我順便举个你快要知道的例子：高地村的地主王世成和富農王三算，最近还暗暗的放高利貸呢，我們的社一成立，他就企圖把它搞得烏烟瘴气，你能說这不是战斗？”

“是的！誰也不能說这不是战斗。”

李平林的心被激發起來了。他沒有想到農村工作也有如此錯綜複雜的斗争。他望着張書記桌上的一大堆文件，和頻頻不断的電話鈴聲，感到自己不應該在这时候請假。他說：

“書記同志，給我工作吧！大家都在忙，可我要回到家里去休息，这太不像話。”

張書記从書架上抽下几本有关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文件，交給小李，又撫摸着他負过伤的左臂。

“工作一天，病上兩天，有什么好处？把身体养得壯实一些再說吧。王大娘正在盼着你哩！当然，你也許住不到两个月就会着急起來的，这等到那时再說吧。”

“住不到两个月？”李平林久久思考着這句話。要知道，他已經訂了够半年学的學習計劃，准备在休养期間學習的，并且他打算决不讓身边瑣事把这个計劃打亂的。

告別的时候，書記囑咐要好好帮助珍珍她們的工作。平林問：

“珍珍怎样？”

“她現在已成了很不錯的付社長了。”

李平林呆了一会，他想起了珍珍曾經給他的一封信上說

过：她近來有一樁大喜事。难道是指的这个？

这几天，珍珍正在为一个难题苦惱着。

中農吳傳根突然变了卦，說村前那丘好田“八籮”不能入社，只把远的、瘦的田交給社里，他叫兒子大林在社里干活，自己却留下來种自己的田；老中農王林忠也要把村前的好田抽回去，把山田破農具交給社里；还有一些貧苦的社員也正想学他們，說这样“保險”一些……这样下去，留在社里的全是山田破農具，合作社將怎么办呢！

这天，她一早就跑去和社長吳七十商量。

“怎么办呢？”珍珍一進門就气咻咻的說，“簡直是自私自利！”

吳七十默默的坐在門前撥撥火爐，吱叭着旱烟，他嘴上沒說，心里可比誰都急。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员，五十二年來一直生活在地村，他親眼看着珍珍他們这一輩从娃娃長大了。在战争、土改等各項斗争的考驗中，他已摸得出高地村每个人的心；也背得出哪家有几丘田，哪丘田有多少收成……他当然猜得出这里面的底細，他說：

“吳傳根、王忠林向來都是忠厚人，他不会想出这些点子的，这一定是王三算这个坏蛋在暗中挑撥。我們先在旁边打听一下再說。”

珍珍点点头，她也覺得必須先“挖根”。当下正付社長就分头調查。

从社長家回來，珍珍就想上地削麥子去。媽在屋里說：“在家里幫媽收拾收拾房子吧。今天晴晴朗朗的，說不定平林

今天能回來。”珍珍覺得也是理，雖然大家都誇自己家里總是那樣整潔，但也應該把準備給平林住的那間小屋再打掃一番才好。再說，衣服也該換一件。她一切都準備得好像平林一定今天回家似的。

珍珍剛走到娘身邊，大娘見女兒換上了那件今年制起來還只穿過兩次的籃底紅花的新棉衣，頭髮似乎也梳了梳。做娘的當然也明白女兒的心理，便故意問道：

“珍，你猜這次平林回來會住長吧。”

“誰知道他呢！”

“你常常給他寫信，就不問問？”

“問這個干啥呀！”珍珍輕輕的笑出聲來了，她想：你偏問，我偏不說。

大娘裝着生氣似的，故意板着面孔埋怨珍珍：

“哼！平時你天天像挂在嘴上似的念着他，这回真的要回來了，反倒嫌我老太婆多嘴了！”

珍珍臉皮嫩，害臊了。她一轉身跑出去了。她知道這幾年生活好了，娘天天總是這樣高興要把女兒自己的事情也七七八八的管了進去。

她剛出門，平林就到了。

一羣孩子扛着兩包行李，擁着個穿軍裝的同志走進院子。孩子們大聲的喊着：“大媽，大媽，客人來啦！”

大娘剛跨出門，平林忙推開孩子跑上去。

“媽，我回來了！”

王大娘揉揉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平林。平林胸前挂着四枚獎章在閃着金光，臉雖然有些微黃，顯得清瘦了一點，